

雪

1902 3 4 19 4 9 0

1902 3 4 19 4 9 0

1902 3 4 19 4 9 0

女

之

惑

日本当代作家
阿刀田高短篇小说集

○ 阿刀田高 / 著

○ 李燕妮 / 译



雪女之惑

日本当代作家阿刀田高短篇小说选

李燕妮 译

I 313.4
1033

I 313.4
1033

PB183/1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④
Y
WS

1997年11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女之惑：日本当代作家阿刀田高短篇小说选／（日）阿刀田高著；李燕妮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12

ISBN 7-5057-1342-6

I. 雪… II. ①阿… 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
－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0593号

书名 雪女之惑—日本当代作家阿刀田高短篇小说选
作者 日本 阿刀田高 李燕妮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 印张 180000字
版次 1997年11月第1版
印次 199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342-6 / I · 370
定价 1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01-97-0577

解 说

竹田真砂子

阿刀田高先生的作品宛如逼真的绘画。

他把看上去没有任何出奇的事物，一边进行学究式的、精细的描写，一边掘起在人们内心深处萌发出的幻想的心理。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会被引进到和日常的世界相差悬殊的空间中去，走进一个独特的绘画意境中。

就阿刀田先生的作品而言，比如《罗曼蒂克大道》。

一个年青人，利用假期自由自在地外出旅游。交通工具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地点是在欧洲的旧公路。在电视等旅游节目中，这是最近经常可以看到的光景。即便是仅仅看着，也会感到是多么罗曼蒂克啊！

贫穷的旅行、在法国的欲望、中世的城市、以及骑着自行车在“罗曼蒂克大道”行驶的心情，作者通过描写，炫耀这些，从而烘托出现实感。

年青人喝下啤酒，醉意袭身，又被大雨淋透了全身。浑身发热、发寒。在这种现实感达到顶峰之时，引人注目的女主角亮相。当然是美女。

由于是“日耳曼少女的，那种端庄的，玫瑰色的脸庞。”再加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因此，和年青人之间，如果不发生什么，无论如何也不实际。于是，作者实实在在地使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可是，那个美女竟然是蛇麻草的雌花……。

《过早的预言家》，更具有庞大的规模。

所谓巴比伦王国，不是涉及到了异常遥远的时代吗？甚至连货币单位古希伯来银币，作者也进行了详细地解说：“以往一个男人一天的收入是一古希伯来银币的三十分之一。”

此外，还有什么是伊斯坦女神、什么是十二宫。

坦率地说，当我刚刚读到这篇作品时，还以为：

使用这种逼真画式的创作方法，可能也是因为阿刀田高先生有着与众不同的庞大的阅读量和各种各样的知识早已经在脑海里得到了整理的原因吧。

阿刀田高先生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曾在国会图书馆工作。

所谓国会图书馆，与其说建筑物里堆满了书，不如说整个建筑物的本身就象是书的殿堂。所以，理所当然，在阅读上非常自由。阿刀田高先生大概在他当职员时期、被看不尽的书所诱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吧。

阿刀田高先生在学生时代，似乎立志要做个研究人员。据说后来，实际上一踏入实验室，又因为各种原因断了此念。他的大学专业是法国文学。但是，他的数学也非常突出。《花器》中制作镶嵌画的女人，以极其微小的实物，创造出极大的事物这一本领，本身就具有数学性。

虽然阿刀田高先生没有成为一个研究者，站在大学的讲坛上。但是，他仍旧成了一位教授他人的人。他是“阿刀田高小说创作法教室”的专任讲师。从1979年4月到1984年11月的大约5年间，他送走了大约有800名学生。我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

这本短篇小说集所收集的作品，都是在他任讲师时期写成的。

他的教学方法是逻辑性的，而且富有数学性。但他总是在讲义的最后附加上一句：“所谓的小说的创作方法之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啊。”

尽管他叹息是“什么也没有”，却又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小说，他反复地强调了视点、表现方法和现实性这三点。

着眼点是第一个要点。这也是他首先强调的视点：即写什么？

从报纸的社会面上发现题材也好，在家庭内部发生的争执中得到启示也行、或者是扩大历史的一页也罢，只是，这些题材能不能引起他人的共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仅仅是本人自己的激情处于无限大的程度，作为小说的题材是不合格的。

《过早的预言家》这篇作品，作者把着眼点放在了预言家和小说家的共同点上。同时，也是由此进行的扩展。

其次是表现方法。怎样写？也就是说，把找来的材料怎么样做成菜？

如果横着切，题材非常平凡的话，那就试着竖着切。如果这样仍然不好的话，那就斜着。是尖锐地、快刀切，还是像锯似的一点一点地慢慢来，有许多方法。

阿刀田高先生在讲课时，经常把已故向田邦子先生的作品作为例子来讲解表现方法。他说：向田邦子先生以日常茶饭事为素材，可是，因为表现方法是崭新的，所以作品常常会令读者深受感动。如果表现方法不好，就会把素材的内涵抹杀掉。做出的菜也不会好吃。

最后是现实性。

现实性是把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如何显示得像真正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那样的“麻药”，有时它还可能是“媚药”的代用品。

有缘千里来相会、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是恋爱，就更会觉得是这样。小说家用现实性牵住读者、从而把他们引进自己的世界。

比如：《最后的梦》是一个小印刷工厂的经理，面临着破产。

他把日常生活中最显得实在的金钱放在了故事的中心。在《醉花》中，又列出有关玫瑰的深奥学识来迷惑读者。另外，《雪女之惑》中的同学会；《算不准的卦也准》中的通往伊东的列车；《昏暗中的女人》和《蒙娜丽莎的微笑》里的实际存在的名画，分别酿成无可动摇的真实性，使作品显得更加切实可信，深入人心。

1986年1月作于家中

目 录

解说 竹田真砂子 (1)

1. 算不准的卦也准 (1)

有一个客人连续三次让算卦先生川岛算有关股票买卖的卦，结果三次全算错。川岛在和他女友一起外出旅行的列车上，偶然间碰见这位客人。他使他心惊胆战，坐立不安。可是这个客人告诉他：你的卦算得……

2. 花器 (22)

育子的姐姐丽子被她的男朋友杀害。由于丽子生前的男朋友多，到底谁是凶手？围绕一只花瓶，育子找到了凶手……

3. 蒙娜丽莎的微笑 (45)

麻里子在外边偷情。她的丈夫却在家潜心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当年是否怀过孕？可是，他却没有能察觉到自己的妻子怀了孕，并且做了人工流产……

4. 罗曼蒂克大道 (65)

一位苦游欧洲的日本大学生，由于厌倦了法国巴黎的华丽，于是来到了仍保留着欧洲中世纪古风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在充满着古风和神奇的罗曼蒂克大道之旅中，他遇到了一场大雨，他不得不借住在一家农舍之中，于是

这一夜……

5. 雪女之惑 (84)

雪白、美丽的和子随同丈夫一起重返雪国参加同窗会和他们老师的第十三年忌奠。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的丈夫发现了她就是当年毒死老师的凶手。但他并不想去揭穿这一切，因为他……

6. 醉花 (103)

一对年轻的夫妻，被玫瑰花所吸引，冒然访问了一家特别的住宅。这里住着一位老夫人和她的儿子。花香使他们在这里留住，醉花使他们陷入了一场淫乱……

7. 昏暗中的女人 (125)

一个女人为了找回失去的人生，写信给朝井约他见面。而朝井并不认识她，但他还是赴约去了旅馆。由于光线暗淡他没有看清对方的脸。回想以往的过去，仍没有想起她是谁。但他们却……

8. 最后的梦 (147)

仲根做了一个梦，梦里杀死一个人。有一天，仲根到朋友家去借钱，无意中把这梦说给了朋友，谁知这个朋友以为仲根发现了自己的秘密，是来敲竹杠的，就将仲根……

9. 阿梶的墓碑 (169)

一位刚从大阪讲演完的作家，在路过京都时，下车来到了一个叫“三津”的小旅馆。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座为

“阿棍”女子修的坟。于是，他追忆起古时的一段“奇恋”；追忆自己与之相仿的“私通”。反思与感悟因此而生而忏悔哪……

10. 沉醉的时光 (190)

故地重游，儿时的景致都变了，在拼凑着童年的记忆碎片时，不知不觉中，我走进了一家酒吧，不知不觉中，我醉了……。老板娘长得非常美，但她生于何时？年纪该多大？难到时光会……

11. 过早的预言家 (208)

作者通过阿拉伯古时的传说，向大家娓娓阐述了他那奇特的创作思想，阿刀田高的小说奇特，有时象梦中的绘画。

著者后记 阿刀田高 (225)

译者后记 李燕妮 (228)

算不准的卦也准

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总想要炫耀一下自己的本事。尤其是在女人将要依从自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无意中就会自吹自擂，有时，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是在撒谎”。

“说起来，这都是因为我具有识别人的眼力。所以，从很早以前，就不知有过多少人来找我谈论人生问题。在我学了算卦以后呢，那更是每卦必中啊，就连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嗯。”

川岛耸了耸鼻子说。

“可不是么，你的话，全是我可以想像得到的，真让人觉得有点可怕。”

“在新宿的时候，因为我算得非常准，同行的人都称我为：‘神’。”

川岛贞三慢慢地点了点头，轻柔地握住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的手。

“我完全可以理解。”

这女人像喝醉了酒似的，也握住了川岛的手。心旷神怡地喃喃而语。

两个人并肩坐在列车上。列车正朝着伊豆温泉飞驰。过了小田原后，从车窗外便看到了一片大海。四十岁出头的男女，结伴去温泉旅行，今晚当然是不会平平淡淡地度过的。川岛认识文枝已经三个月，好不容易才和她有了这场约会。

晴朗的天空，预示着一切都应该顺利如意。

可是……

不知是从品川站还是横滨站，上来了一个戴鸭舌帽的人，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车厢是指定席，从东京站出发时，对面的座位是空的。正因为如此，川岛和文枝肩并肩地紧挨在一起。

就在这种时候，这个人上来了。

这个人真碍事……

川岛只这样想，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孔。他的鸭舌帽压得很低，而且，刚一坐下便打开报纸看了起来。比起这个人来，倒是刊登在报上的那幅大的裸照，给川岛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文枝的裸体会是什么样呢？

川岛突然开始想入非非。

白皙的皮肤，弹性十足的肉体。据说学过跳舞的人，床上功夫都挺棒的。四十岁的人，身材虽说比不上裸体模特儿，可当今的裸体模特也不是我川岛就能够得到的，对此也不想说有什么不满。再说与年轻的女人相处，花费太多，四十岁的人更情深意重，没什么不好。想到这里，他心情渐渐地激动起来，急切地期待着夜幕的降临。

文枝是通过算卦认识川岛的。由于川岛给她算得准，立刻便赢得了她的信赖。她本来就是一个相信算卦，想依从男人而生活的人。她又是个寡妇，好像还存有不少钱。因此，先对她献献殷勤，绝对不会吃什么亏。而且，她还长得不错，像只熟透了的白桃……哈，哈，哈。

“有人说，卖卜之言不可信，其实那都是针对害群之马、

算不中的人说的。如果能正确地推算，就一定会算得中。人嘛，无论是谁，一出生就已经定下命运了。要认清这一点，顺其自然地去生活才行，你也不例外啊。”

“言之有理呀。”

两年前，文枝死了丈夫，从此以后就没和男人有过来往。今晚带着刺激的心情去冒险，使她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一股暖流涌往她的太阳穴，这不正说明了她的身体已经开始“渴望”的象征吗？

“对了，山崎的胰腺炎，不是你给他算出来的吗？”

文枝开始了引诱。

这是川岛最得意的话题。

“是啊。当时，好像医生说是十二指肠溃疡。可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我给他算了一卦，马上就知道病很厉害，明显地是胰腺不好。”

“你真是神了。怎么连这些也能算中？”

“当然啦。山崎是二黑土星的四月出生的，这是容易患消化系统疾病的星。但是，我给他算卦的时候，他的胃和肠的病卦都很薄。后来仔细推算一下它们之间的分歧，才知道问题出在胰腺。”

“你可真了不起。”

这话川岛以前已经说给文枝听过。尽管如此，文枝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她听的越多，就越信赖川岛，乃至崇拜。她没有一点主心骨，是算卦先生最容易耍弄的那种女人。

“你不是还预测过飞机事故吗？”

“那个人是我的老顾客，他说第二天要去夏威夷旅行。可我不管怎么算都觉得旅行的路程有些不妥当，立刻就对他说：‘你不要去，明天的飞机很危险。’结果，第二天飞机

真的就出事了。”

这本是川岛编造出来的假话。不过，如果文枝听后深信不疑、为此感动的话，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是今晚快乐的前奏曲。而且……更奇妙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在反复说过多遍以后，就连川岛自己都觉得是真的了。对算卦先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错觉。

正因为川岛这样想，所以他把真假话一块说给文枝听。算卦算中的例子多的是、到处有，选几个出来不成问题，即使编造，这也不难，根本用不着动什么脑筋。文枝又想依赖自己，让期待着自己的人如愿以偿，有何不妥呢？

于是，川岛又接着饶起舌来。

“在算卦的人当中，也有很多是弄虚作假的冒牌货。可不能不小心哪。”

这时，从对面那张报纸的后面，露出了那人的脸，但马上又被报纸遮住了。川岛正热火朝天地和文枝讲着，早已经把对面坐着的人忘掉脑后了。可是，当他看到那刚才露出的脸时，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糟了！

他狼狈不堪、简直无地自容。从他那一瞬的表情中，川岛知道那人显然是听到自己的话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那一瞬的表情凶狠狠的，似乎是在这样说。

并不只是这些。使川岛更吃惊的是，他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天哪！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偏偏就碰上他呢？

川岛想起来了，更加狼狈。今天不是万事如意吗？什么地方出毛病了？怎么连我算的卦也靠不住了？

文枝并不知道川岛在想什么。因此，一点也不在意，一个劲地问他：

“在算卦的时候，一定会有灵感‘嗤’地一下子涌现在你的眼前吧？”

她更进一步地显示出对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敬意。

“这个……怎么说好呢？”

川岛无目的地向四周望了望，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个人，他认出我来了吗？

川岛重新又握住了文枝的手，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向手的温存上；同时，回想着对面这个戴鸭舌帽的人的过去。

当初，川岛并不相信算卦。

他站在路旁开始算卦的时候，完全是出于自暴自弃。

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政府开办的出版社。虽说工作了十余年，但那里的工作一点也提不起他的兴致，工资又低，他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什出头之日。于是，就“算了算了”，便脱离了出版社。之后，独自成立一个剪辑新闻报道的服务公司，谁知又是大惨败。他携妻重新参加了工作，可是由于嫌公司的气氛不好，他调动了工作。没想到这个公司比以前的那个还坏。因此他又一次调动了工作。但是这回更加糟糕。总之是没有一点运气，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晃晃悠悠、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川岛认识了“老竹”。“老竹”的真名叫竹田一弘，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无事不知。川岛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新宿，“老竹”正在给人算卦。

“你真的相信算卦吗？”

川岛站在一旁问道。

“老竹”被川岛这么一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老竹是个有阅历的人，懂得人情世故。在他瞪眼的时候，眼神里有种逼人的魄力。可瞬息间却能转换成可爱的笑脸，变得和蔼可亲，让人讶然。他兴许是个好人。

“你不是多管闲事吧？我当然相信啦。”

老竹虽然这样回答，可他那张洋溢着笑意的脸庞又仿佛是在说，“根本不相信”。

“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桩无本生意，够你填饱肚子的。”

他又用自嘲的口气加了一句。

“老竹”的长相就很像个算卦的人。双眼有神且严厉，鼻子下边有一段很长的空间。如果再蓄上胡须就更像了。他的话还极具说服力，就是在一边看着也能知道他好像有着不少的顾客，生意挺红火的。

“先学一学，不会吃亏的。即使是我，也不是无所不能。只要观望一下对方的面容，适当地给他们说点什么就成了。”

别的人算卦，可能得经过很长一段的正规学习。可是，“老竹”的深奥学识竟然是些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精通的东西。用“九星学术”来评论，有时也用些竹签来摇摇，再用些迷惑、吸引人的“运势每天都在变、金运、桃花运。”之类的句子，以及快捷判断。

“老竹”好像同时还做别的工作，所以，不能总是站在这里。

“老弟，你来替我好了。”

就这样，他拜托了川岛。

川岛的长相，以及身材和“老竹”相似，因此，他向同

行的人吹嘘说是老竹的“弟弟”，便时常代替“老竹”。

不久，“老竹”的哥哥在家乡去世了。“老竹”不得不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这个地盘，我让给你了。你就来干吧。这可要比在三流公司里当个职员好得多。再说，时间很自由，还可以做别的事。依我算，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我能算得准吗？”

“当然能啦！”

“老竹”又一次用那严厉的目光扫了川岛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他接了“老竹”的班，在一个街角，开始了他的算卦生涯。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意都不会轻而易举地成功。本来，这里倒是有不少客人，可现在却再也没有人在川岛的面前留步。即一样的装束、一样的地点、一样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他们就能看出“这个家伙不行”呢？

“没出息，不要再去做那种象是欺世骗人的生意了。”

川岛的老婆虽然曾这样说过他，可是眼下也没有其它合适的事可做。看看雇人广告，倒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工作。但是，适合于懒惰者的好工作是绝对没有的。

怎么就没有好上当受骗的人来呢？只赚一二千元也行。

那天，他口袋里连五百日元都到了。

突然，有个像木棒一样的男人，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说：

“你懂金运吗？”

声音格外粗鲁、生硬。

这人长个鹰钩鼻子，长相凶恶，又显得清高孤傲，眼睛